

孫犁



陋巷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孫犁

陋巷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随 卷 集

孙 犁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690×960毫米 1/32 印张97/8插页4 字数143 0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3,800

书号: 10151·970

定价: 1.75元

目 录

《善闾室纪年》摘抄	1
病期经历	23
昆虫的故事	46
鞋的故事	45
钢笔的故事	49
老屋	53
大嘴哥	55
悼念田间	59
晚秋植物记	63
小贩	68
关于丁玲	72

云斋琐谈	76
谈赠书	76
谈通俗文学	79
谈鼓吹	86
官浮于文	88
诗外功夫	91
听朗诵	94
谈死	97
谈“补遗”	100
谈照像	103
照像续谈	106

谈笔记小说	110
谈读书记	116
《金瓶梅》杂说	125
谈作家素质	137
文林谈屑	148
创作随想录	158

散文的感发与含蓄

——给谢大光同志的信	160
和青年作家李贯通的通信	162
再致李贯通	171

谈《腊月·正月》

——致苏予同志 174

再谈通俗文学

——致贾平凹同志 180

给某书编辑的信 186

和湛容的通信 190

关于传记文学的通信 195

散文的虚与实 203

小说杂谈

小说与色情 209

小说与劝惩	213
小说与武侠	217
小说与批评	220

耕堂读书记

读《伊川先生年谱》记	225
读《朱熹传》记	229
读《宋文鉴》记	233
读《沈下贤集》	237
读《哭庙纪略》	242
读《丁西北闹大狱纪略》	245

我喜爱的一篇散文	249
----------	-----

耕堂函稿	252
------	-----

《书衣文录》拾补	273
----------	-----

附录：孙犁致康濯信	282
-----------	-----

后记	308
----	-----

《善阁室纪年》摘抄

一九一三年——一九四九年

一九一三年（旧历癸丑），即民国二年，阴历四月初六日，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东辽城村。村一百余户，东至县城十八里，西南至子文镇三里。子文四、九日有集，三、十月有药王庙会，农民买卖，都在此地。

我上有兄、姐五人，下有弟弟一人，都殇。听母亲说，家境很不好，一次产后，外祖母拆一破鸡笼为她煮饭。我出生时，家已稍裕。父亲幼年，由招赘在本村的一个山西人，吴姓，介绍到安国县学徒，后来吃上了股份，买了一些田，又买了牲口车辆，叫叔父和二舅父拉脚。家境渐渐好转。

我出生后，母亲无奶。母亲说，被一怀孕堂婶进屋“沾”了去，喂以糊。体弱，且有惊风疾，

母亲为我终年烧香还愿。惊风病到十岁时，由叔父带我至伍仁桥一人家，针刺手腕（清明日，连三年），乃愈。

一九一九年，六岁，入本村小学。冬季，并上夜学。父亲给我买了一盏小玻璃煤油灯，放学路上，提灯甚乐。我家每年请先生二次，席间，叔父嘱以不要打，因我有病。

一九二四年，十一岁，随父亲至安国县上高级小学。初读文学刊物、书籍，多商务印。

一九二六年，十三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保定距安国一百二十里，乘骡车。父亲送考，初考第二师范未取，不得已改考中学，中学费大。

一九二七年，十四岁。休学一年，从寒假起。实系年幼想家，不愿远离。这一年，革命军北伐：影响保定，学校有学潮，我均未见，是大损失。父亲寄家“三民主义”一册，咸与维新之意。是年订婚黄城王氏。越明年，遂与结婚。

一九二八年，十五岁。寒假后复学，见学校大会堂已写上总理遗嘱等标语。作文课，得国文老师称许，并屡次在学刊发表，有小说，有短剧。初中四年期间，除一般课程外，在图书馆借读文学作品。

一九三一年，十八岁。升入本校高中，为普通科第一部，类似文科。其课程有：中国文化史、欧洲文艺思潮史、名学纲要、中国伦理学史、中国哲学史、社会科学概论、科学概论、生物学精义等，知识大进。

读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经典著作，并作笔记。习作文艺批评，并向刊物投稿，均未用。那时的报刊杂志，多以马列主义标榜，有真有假。真的也太幼稚、教条。然其开拓之功甚大。保定有地下印刷厂，翻印各类革命书籍，其价甚廉，便于穷苦学子。开始购书。

攻读英文，又习作古文，均得佳评。

九一八事变。

一九三三年，二十岁，高中毕业。一二八事变。

高中读书时，同班张砚方为平民学校学长，聘我为女高二级任。学生有名王淑珍者，形体矮小，左腮有疤痕，反增其娇媚。眼大而黑，口小而唇肥，声音温柔动听，我很爱她。遂与通信，当时学校检查信件甚严，她的来信，被训育主任查出，我被免职。

平校与我读书之大楼，隔一大操场，每当课

间休息时，我凭栏南向，她也总是拉一同学，站立在她们的教室台阶上，凝目北视。

她家住在保定城内白衣庵巷，母亲系教民，寡而眇一目，曾到学校找我一次。

以上是三十年代，读书时期，国难当头，思想苦闷，于苦雨愁城中，一段无结果的初恋故事。一九三六年，我在同口教书，同事侯君给我一张保定所出小报，上有此女随一军官，离家潜逃，于小清河舟中，被人追回消息，读之惘然。从此，不知其下落。

一九三四年，二十一岁。春间赴北平谋事，与张砚方同住天仙庵公寓。张雄县人，已在中大读书。父亲托人代谋市政府工务局一雇员职。不适应，屡请假，局长易人，乃被免职。后又经父亲托人，在象鼻子中坑小学任事务员，一年后辞。

在此期间，继续读书，投稿略被采用。目空一切，失业后曾挟新出《死魂灵》一册，扬扬去黑龙潭访友，不为衣食愁，盖家有数十亩田，退有后路也。

有时家居，有时在北平，手不释卷，练习作文，以妻之衣柜为书柜，以场院树荫为读书地，

订《大公报》一份。

一九三六年，二十三岁。暑假后，经同学侯士珍、黄振宗介绍，到安新县同口小学教书。同口系一大镇，在白洋淀边。镇上多军阀，小学设备很好。我住学校楼上，面临大街。有余钱托邮政代办所从上海购新书，深夜读之。暇时到淀边散步，长堤垂柳，颇舒心目。

同事阎素、宋寿昌，现尚有来往。在津亦时遇生徒，回忆彼时授课，课文之外，多选进步作品，“五四”纪念，曾作讲演，并编剧演出。深夜突击剧本，吃凉馒头，熬小鱼，甚香。

是年，双十二事变。

一九八五年八月三十日抄

一九三七年，二十四岁。暑假归家，七七事变起，又值大水，不能返校。（原在同口小学任教）国民党政权南逃。我将长发剪去，农民打扮，每日在村北堤上，望茫茫水流，逃难群众，散勇逃兵。曾想南下，苦无路费，并无头绪。从同口捎回服装，在安国父亲店铺，被乱兵抢去。冬季，地方大乱。一夜，村长被独榄枪打倒于东头土地庙前。

一日，忽接同事侯聘之一信，由县政府转来。

谓彼现任河北游击军政治部主任，叫我去肃宁。我次日束装赴县城，见县政指导员李子寿。他说司令部电话，让我随杨队长队伍前去。杨队长系土匪出身，他的队伍，实不整饬。给我一匹马，至晚抵肃宁。有令：不准杨队长的队伍进城。我只好自己去，被城门岗兵刺刀格拒。经联系见到宣传科刘科长，晚上见到侯。

次日，侯托吕正操一参谋长，阎姓，带我到安国县，乘大卡车。风大，侯送我一件旧羊皮军大衣。

至安国，见到阎素、陈乔、李之璉等过去朋友，他们都在吕的政治部，有的住在父亲店铺内。父亲见我披军装，以为已投八路军，甚为不安。

随父亲回家，吕之司令部亦移我县黄城一带。李之璉，陈乔到家来访，并作动员。识王林子文街头，王曾发表作品于大公报“文艺”，正在子文集上张贴广告，招收剧团团员。

编诗集《海燕之歌》（国内外进步诗人作品），后在安平铅印出版，主持其事者，受到黄敬的批评，认为非当务之急。后又在路一主编的《红星》杂志上，发表论文：《现实主义文学论》、《战斗的文艺形式论》，在《冀中导报》发表《鲁

迅论》。均属不看对象，大而无当。然竟以此扬名，路一誉之为“冀中的吉尔波丁”云。

一九三八年，二十五岁。春，冀中成立人民武装自卫会，史立德主任，我任宣传部长。李之珪介绍，算是正式参加抗日工作。李原介绍我做政权工作，见到了当时在安平筹备冀中行署的仇友文。后又想叫我帮路一工作，我均不愿。至高阳等县组织分会，同行者有任志远、胡磊。

八月，冀中于深县成立抗战学院，院长杨秀峰，秘书长吴砚农，教导主任陈乔、吴立人、刘禹。我被任为教官，讲抗战文艺及中国近代革命史。为学院作院歌一首。学院办两期，年终，敌人占据主要县城，学院分散，我带一流动剧团北去，随冀中各团体行动。

大力疏散，我同陈肇又南下，一望肃杀，路无行人，草木皆兵，且行且避。晚至一村，闻陈之二弟在本村教民兵武术，叫门不应，且有多人上房开枪。我二人急推车出村，十分狼狽。

至一分区，见到赵司令员，并有熟人张孟旭，他给我们一大收音机，让抄新闻简报。陈颇负责，每夜深，即开机收抄，而我好京戏，耽误抄写，时受彼之责言。

后，我俩隐蔽在深县一大村庄地主家，村长为我们做饭，吃得很好。地主的儿子曾讽刺说：

“八路军在前方努力抗日，我们在后方努力碾米。”

曾冒险回家，敌人扫荡我村刚刚走，我先在店子头表姐家稍停留，夜晚到家睡下，又闻枪声，乃同妻子至一堂伯家躲避。这一夜，本村孙山源被绑出枪毙，孙为前县教育局长，随张荫梧南逃，近又北来活动。

时，刁之安为我县特委，刁即前述我至京郊黑龙潭所访之育德同学。刁深县人，外祖家为安平，所以认我们为老乡。为人和蔼，重同乡同学之谊。但我不知他何时参加党组织，并向由担任此重职。

一九三九年，二十六岁。王林与区党委联系，送我与陈肇过路西。当即把车子交给刁，每车与五元之代价，因当时车子在冀中已无用。我的介绍信，由七地委书记签名，由王林起草。我见信上对我过多吹嘘，以为既是抗日，到处通行，何劳他人代为先容，竟将信毁弃。过路后，因无此信，迟迟不能分配工作，迂之甚矣。

同行者，尚有董逸峰，及安平一区干部安